

西部战区陆军创排情景歌舞剧《西部大风歌》——

## 边塞战歌礼赞戍边英雄

■本报特约记者 孙利波

## 文艺舞台

2000多年前,汉高祖刘邦一曲《大风歌》,以“安得猛士兮守四方”的慨叹,道出了中华民族对卫国勇士的期盼。由西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创排的情景歌舞剧《西部大风歌》,承续了这一意象,以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,展现新时代革命军人忠诚使命、卫国戍边的铁血豪情。

该剧以西部战区陆军组建以来的奋斗强军实践为蓝本,将雄浑的边塞诗词、动人的英雄事迹、激昂的强军实践熔于一炉,透过一个个具体可感的场景与人物,勾勒出该战区陆军的成长轨迹。剧中,《西部战区陆军组歌》10余首原创歌曲与剧情紧密衔接,舞蹈、朗诵、情景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有机融合,既推动了叙事发展,又升华了情感表达。

舞台上,参加高原演训的官兵,顶风冒雪开展实战化训练,“牢记统帅号令,练强打赢本领”的战斗宣言震撼人心;当警报传来,官兵写下一封封感人至深的家书,誓以生命践行“大好河山,寸土不让”的铮铮誓言;面对攻坚建营百年奋斗目标的使命召唤,官兵将目光投向未来战场,无人作战研发室内的激烈研讨、戈壁演训场上的智能演练,描摹他们紧盯时代前沿、勇于突破超越的创新姿态……这些场景环环相扣,从改革转型的“闯”,到练兵备战的“实”,从亮剑沙场的“勇”,到创新攻坚的“智”,生动浓缩了该战区陆军组建10年来的强军实践。

作品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:一心为战的营连指挥员、全力支持丈夫工作的军嫂、在营营成长成才的军士、牺牲在边防一线的烈士、冲锋在转型潮头的骨干……正是这些平凡人物的奋斗、奉献与坚守,让强军征程的记述显得格外真实动人,也让观众深刻感受到,新时代的强军梦,正是由无数军人的青春与汗水以及军属们的默默支持铸就而成。

西部自古便是英雄辈出之地。大漠孤烟、长河落日孕育了“黄沙百战穿金甲”的豪迈风骨。深植于这片热土的《西部大风歌》,以诗意的语言、雄浑的格调,抒发新时代官兵扎根西部、矢志报国的赤胆忠诚。

“苍茫西部,天高地迥;峰岳耸峙,江河纵横……”作品开篇以雄浑吟诵,辅以丝路古道、城垣关隘、雪域高原、大漠戈壁等画面,将观众带入辽阔苍茫的西部意境。“战旗凝血色,薪火续新章”等句,拉开了红色传承的序幕;“朔气过祁连,雪暗天野寒”等句,渲染出官兵高原练兵的艰辛;“妖风暗戍楼,横戈九



州”等句,彰显了官兵戍守边关的担当;“劲旅拓新程,雄师砺锐兵”等句,奏响了官兵奋进攻坚的强音。这些原创边塞诗,既增添了作品的文化底蕴,又与舞台场景、叙事节奏相得益彰。

舞台上的诸多意象,也是边塞意韵的具象化表达。戈壁滩上屹立的“红星杨”,其树枝断面上的五角星,是先烈热血滋养的精神图腾,亦是“生千年不死,死千年不倒,倒千年不朽”的坚韧象征;大漠里的沙枣花,生于荒芜却芬芳四溢,恰似军人军属在艰苦环境中绽放出的生命光彩;官兵在边关“化作界碑的模样”,以血肉之躯驻守雪域高原,续写着“但使龙城飞将在,不教胡马度阴山”的英雄叙事。

彰显边塞风骨的元素还有很多,比如意境开阔的歌曲《英雄出塞》、歌颂边防烈士的歌曲《边关英雄》等,都带有鲜明的西部边塞特征。诗朗诵《我要出战》以层层递进的诗意语言,将军人的血性与担当推向极致。“我是铁,有世间最坚硬的骨骼!我是石,有世间最倔强的脊梁!”声声呐喊穿越千年风沙,与霍去病的铁骑、王昌龄的诗句遥相呼应,让边塞风骨在新时代焕发出生机与力量。

英雄基因是人民军队的精神密码,也是军事文艺创作的灵魂所在。《西部大风歌》贯穿的一条清晰主线,就是英雄基因的代代相传。

传承,体现在红色血脉的赓续。“红星杨”的故事,将先烈的牺牲与新时代官兵的信仰紧密相连,让“历史的年轮”化作“信仰的图腾”。部队与地方群众的鱼水情深,彰显了人民军队“来自人民、服务人民”的初心本色。这些场景以小见大,将抽象的传承转化为可见可感的舞台叙事。

传承,体现在奋进征程的前赴后继。屏幕上——闪现西部战区陆军组建以来牺牲的官兵照片。一个个英雄矗立起闪亮的坐标,燃烧着照亮后来者前行的精神火炬。在无人作战训练的阵地上,年轻的官兵传承先辈的创新攻关精神,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,英雄基因化作他们奋勇前行的动力。

传承,还体现在家国同心的精神共鸣。一位军嫂那句“你做国的栋梁,我做家的脊梁”,诉说了军属们的默默坚守。一位军官家书里写道——“如果我牺牲了,抚恤金给你;如果我伤残了,离婚证给你;如果我回来了,把我给你”,3句质朴话语道出了家国大义与铁骨柔

情。英雄基因从来不是孤立存在,它扎根在军人的血脉里,流淌在亲属的奉献里,也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。

全剧以奋斗强军为骨,以边塞诗词为韵,以英雄基因为魂。演出尾声,全体演员合唱歌曲《西部大风歌》,与序幕形成呼应,完成了精神的升华。那些牺牲在雪域高原的年轻生命,那些坚守在边关的忠诚卫士,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卫国戍边的英雄群像。他们用青春和热血,在祖国西部筑起了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,让《大风歌》的古老旋律在新时代绽放光彩。

图①、②、③、④:情景歌舞剧《西部大风歌》剧照。毛竹立摄 图片设计:许硕



扫码观看情景歌舞剧《西部大风歌》精彩片段

## 那盏不熄的煤油灯

■姜玉坤

在我书桌的一角,静静安放着一盏旧煤油灯。玻璃灯罩上爬着细密的裂纹,灯身漆皮斑驳,藏着岁月磨砺的痕迹。它早已不能再点亮,却在我心里,始终闪着一束不灭的光。

那年冬天,北疆千里冰封。营区的夜格外安静,只有风声在营房间穿行。那时,我是一名战士报道员。部队刚移防到塞北,营房还没完全建好,机关几名干部和我,分别被安置在马厩旁的几间闲置小屋里。那本是供饲养员居住的砖房,墙体虽厚实,却因常年养马满是陈旧痕迹。干草与马汗的余味萦绕不散,地面坑洼不平,风一刮便尘土飞扬。就是这样一间简陋的小屋,成为我执笔记录军营生活的起点。

北疆的冬天,冷得彻骨,气温常常降到零下二三十摄氏度。屋里没有暖气,只靠一个铁皮小火炉取暖,烟呛人,暖意却不多。我裹着厚厚的军大衣,依旧冻得缩成一团,夜里常常被冻醒。清晨起来,被角结着一层薄薄的白霜,缸里的水冻成冰,洗漱时只能捧一把积雪,在脸上轻轻搓揉。寒冬里没有自来水,需步行至几百米外的连队打水,走在结冰的路面上,稍不留意就会滑倒……

生活的清苦,非但没有消磨意志,反而一点点磨砺了我的心性。小屋里没有像样的书桌,我就用两块木板架在废弃木箱上,权当写作的案台。呼出的白气氤氲在纸上,将稿纸浸得发皱;手指冻得红肿僵硬,写几行就要搓手哈气;笔尖冻凝了,就轻轻呵暖,再继续伏案。

那时部队经常停电。马厩墙角有一盏饲养员留下的旧煤油灯,我拿来使用,省下买蜡烛的钱。灯油不多时,我就轻轻挑亮灯芯,昏黄柔和的光裹着稿纸,指尖的冻疮能看得清清楚楚。灯油耗尽了,我就在心里梳理素材,等天一亮便立刻落笔书写。这盏小小的煤油灯,就这样默默陪伴着我,直到营区供电稳定,才被小心收起。多少个夜晚,它照着一页页稿纸,也照着我不肯停下的笔。

稿件寄出去一篇又一篇,起初都没能刊登。退回来的稿件里,编辑的批注写得密密麻麻。移防整编的任务重,写稿又迟迟没有成绩,身边战友劝我换个岗位,我却始终没有放弃梦想。我自知文笔不算出众,落笔时常显得笨拙,可心底始终藏着一份执拗的坚持:战友们在边关默默坚守、在训练场奋勇拼搏的样子,值得被人记下来、写出来。这份初心,就像煤油灯那束微弱却坚定的光,在一次次被退稿的挫败里,在一个个寒冷孤寂的夜晚中,总能让我重新拿起笔。

最难忘的是那次严寒中开展的一次演练。风雪漫天,天地一片苍茫,一口热气呼出,瞬间便凝为白霜。为完成潜伏任务,战友们一个个蜷在雪窝里,浑身落满积雪,几乎和茫茫雪原融为一体。

寒风如刀,刮在脸上生疼。白霜裹着薄冰,覆在官兵的帽檐上,眉眼也被冻得朦胧不清。即便冻得浑身僵硬、手脚近乎失去知觉,为了不暴露目标、不贻误任务,所有人都一动不动,像钉在

雪地里的雕塑。这就是我要写的战友们——凭着一股韧劲坚守岗位,用信念书写属于自己的军旅青春,再大的风雪,也压不垮他们。

我一字一句将眼前的场景记在纸上,也深深刻进心里。我笔下的文字虽不华丽,却字字都是战友们真实而动人的模样。我把这份触动化作日复一日的写作坚持,而这份坚持也终于迎来了回报。我的稿件开始在各类媒体刊发,让更多人看到了战友们风采。

后来,我从战士报道员提干,在机关历练后,又调到修理连任工程师。岗位变了,职责变了,但我依然热爱写作,手里的笔从未放下。装备检修的间隙、课余安静的时光,我习惯记录战友们攻坚克难、抢修装备的身影,记录他们扎根岗位、无私奉献的赤诚。我带着那盏煤油灯照亮的初心,继续书写着一个个军营故事,书写着战友们的青春与热血,直至告别军营。

如今,我已退休10多年,可31年的军旅生涯,依旧历历在目,恍如昨日。滚烫的军旅青春,早已成为我生命里最厚重的底色。那盏陪我走过风雪严寒、熬过清苦岁月的煤油灯,始终在我心里明亮着、温暖着、指引着。

## 讲述“钢铁工兵”故事

■王磊 本报特约记者 李江

## 活力军营

高原雪山之下,一座座营房如钢钉般楔入冻土,巍然屹立。近日,驻守于此的新疆军区某团以“忆初心、谈使命,回首展望催新程”为主题,举行强军故事会。

三级军士长李益龙手捧一台锈迹斑驳的风钻登台,指尖摩挲着机身上深浅不一的划痕。“当年,我就是拿着这台风钻,在海拔5000多米的崖壁上施工……”他的声音沉稳有力。

伴随着李益龙的讲述,大屏幕上浮现23年前的画面:该团刚组建便整建制奔赴高原执行国防施工任务。镜头中,他们战风沙、斗严寒、风餐露宿,挑战着生理与心理极限。

李益龙在讲述中谈到了几个关于“抉择”的难忘故事:某营原教导员刘克勇查出胃癌后,选择对所有隐瞒病情,依旧带队奋战在施工一线,最终倒在岗位上,牺牲时年仅36岁;18岁的战士张豪,在300公斤的施工钢材掉落瞬间,选择将战友奋力推开,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,自己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那个寒冷的冬天……

8年施工,4人长眠雪山,200多人身患疾病……那一年,该团排除万难坚决完成任务,荣立集体一等功,“宁可让生命透支,决不让使命欠账”的“钢铁工兵”精神,也在风雪中淬炼而成,刻在一代代官兵的骨子里。当年施工时还是新兵的李益龙,如今已成长为高原施工任务中的中坚力量。

时光流转,许多人已告别军营,但他们的故事留了下来。二级军士长杜涛年,常把那段交织着苦难与荣光的历史讲给身边战友听,为他们点燃心中的火把。

“这些年,我们各方面条件越来越好。”活动现场,杜涛年拿着一把刚从温室大棚采摘的新鲜蔬菜,把单位的变化娓娓道来。

多年前,上级一声令下,该团跨越千里进驻雪域高原。翻越几座海拔5000余米的达坂后,他们住帐篷、拓荒地,逐步改善营房。如今,高原氧力储能舱的低鸣取代了往日屋内清晰的风啸声,温室大棚里一片绿意盎然,床头的供氧设备让官兵觉得夜晚不再漫长……

杜涛年的讲述引发了在场官兵的共鸣。保障条件的持续优化,提升了官兵的幸福感、获得感,也为练兵备战积蓄了

更多能量。

“变化的不只是保障,还有实战化训练的全面升级。”作训股军官刘焕幸的讲述,将现场气氛推向新的高潮。去年冬季,该团在零下20摄氏度的极寒条件下组织全要素实弹射击,一举创下多项训练纪录。

一级上士姚爱鹏走上台,挽起袖子露出手臂上的伤疤。去年,在上级“大练兵”考核中,他所在的工程分队在陌生高寒地域,高标准完成两套重型机械化桥架架。“这道伤就是架桥时留下的,但也正是这样的淬炼,让我们练就了战时保障硬实力。”

在热烈的掌声中,活动现场官兵与在驻训场执行战备任务的某连队开启视频连线。连长姜兵统的脸庞黝黑,迷彩服上还沾着泥土,话语却格外铿锵:“我连刚完成战斗演练,装备经受住了考验!”屏幕那头,风雪掠过官兵的脸庞,却挡不住他们眼中的坚毅。

“我们是钢铁工程兵,世界屋脊扬威名……”活动尾声,官兵齐唱团歌《我们是钢铁工程兵》。声浪越过营墙,传向远处的峰峦,又带来隐隐回响——仿佛群山也在应和,与官兵共同守护着这片苍茫的高原。

## 书画廊



逐梦海天(油画)

杨柳作

## 创作感悟

作品聚焦的是舰载机完成远海训练任务后返航的场景。座舱内的飞行员挥手致意,地勤人员热情迎接凯旋战友。

创作这幅画前,我多次走进海军航空兵部队,观察舰载机飞行员和地勤保障人员的训练日常——飞行员在

模拟器上反复练习起降,只为在海天之间划出精准航线;地勤人员在甲板挥汗如雨,精心保障战机,确保每一个手势、每一次指令都精准无误。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精益求精、追求卓越,执行任务时专心致志、密切协同,这种

精神面貌成为我创作的灵感。

创作时,我没有刻意体现航母的庞大体量,而是着重展现飞行员的自信、地勤人员的热忱,使其与战机的锋芒形成呼应,让观众感受新时代海军航空兵逐梦海天、自信阳光的风采。